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八十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陸紹臺

禮記集說卷八十二

宋 衛湜 撰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鄭氏曰變於有親者也門外寢門外

孔氏曰此一經論哭朋友之處右西邊也南面嚮南為主以對荅弔客檀弓云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

祔葬者不筮宅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

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

鄭氏曰宅葬地祔葬不筮前人葬既筮之也士大夫謂公子公孫為士大夫者不得祔於諸侯卑別也既卒哭各就其先君為祖者兄弟之廟而祔之中猶間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貴賤祔祭之義此謂祔祭也禮孫死祔祖今祖為諸侯孫為士大夫而死則不得祔祖

謂祖貴宜自卑遠也諸祖祖之兄弟也既不祔祖當祔祖之兄弟為大夫士者夫既不得祔祖妻亦不得祔於祖姑而可祔於諸祖姑也諸祖姑是夫之諸祖父兄弟為士大夫者之妻也若祖無兄弟亦祔疏族不為諸侯者然上云士易牲祔於大夫而大夫不得易牲祔於諸侯者諸侯之貴絶宗故大夫士不得輕親也妾死亦祔夫祖之妾亡無也夫祖無妾則又間曾祖而祔高祖之妾也祔必昭穆同曾祖非夫同列

故祔高祖也妾無廟為壇祔之耳諸侯不祔於天子亦謂祔祭卑孫不可祔於尊祖也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者祖賤孫貴祔之不嫌也若不祔之則是自尊卑於祖也

嚴陵方氏曰祔葬與祔廟皆謂之祔者以後死祔前而神事之則一故也凡祔以廟為正葬則如之而已故言祔廟則不言廟言祔葬則必言葬者以葬非正故特明言以別之也

馬氏曰士之於大夫皆人臣也位皆人臣則雖有貴賤而其勢亦有可幾之道是故進而祔之可也天子諸侯則君矣尊無上貴無倫而其勢不可幾也進而祔之則君臣亂矣苟無所祔則祔於諸侯祖父之為士大夫者而不敢祔於諸侯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

鄭氏曰母之君母外祖適母徒從也所從亡則已

孔氏曰此一節論不責恩所不及之事母之君母母

之適母也此親於子為輕故徒從也已母若在母為之服已則服之已母若亡則已不服母之君母矣

宗子母在為妻禫

鄭氏曰宗子之妻尊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宗子妻尊得為妻伸禫之事宗子為百世不遷之宗也賀氏曰父在適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禫若父沒母存則為妻得杖又得禫凡適子皆然嫌畏宗子尊厭其妻故特云宗子母在為妻禫

宗子尚然則其餘適子母在為妻禫可知

橫渠張氏曰喪之有禫何也所以致厚也三年之喪其禫者所以欲占及三年也朞喪之喪禫者所以欲占及二年也宗子母在為妻禫則庶子母在不為妻禫以其不承重不敢致厚於妻子也庶子在父之宮則為其母不禫以厭降也宗子而為其妻禫以承其重所以敬宗也自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適士其庶子異宮皆為母禫矣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

鄭氏曰謂父命之為子母者也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己庶子為後

孔氏曰此一節論為庶母後之事喪服有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為子母而子服此慈母三年此即為慈母後之義也記者見喪服有此例故觸類言之謂妾經有子而子已死者餘他妾多子則父命他妾之子為無子之妾立後與為慈

母後同也故云為庶母後可也又觸類言之謂祖庶
母乃巳父之妾亦經有子子死故巳命巳之妾子與
父妾為後故呼巳父之妾為祖庶母亦服之三年如
巳母必知妾經有子者若無子則不得立後故也
山陰陸氏曰為庶母為祖庶母為讀去聲言為後慈
母者為庶母服為祖庶母服可也喪服傳云士為庶
母緦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其後慈母者為之服歟
為父母妻長子禫

鄭氏曰目所為禫者也

孔氏曰此一經鄭云目所為禫者此一人而已然慈母亦宜禫也而下有庶子在父之室為其母不禫則在父室為慈母亦不禫也故不言之妻為夫亦禫但記文不具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鄭氏曰以其非正春秋傳曰於子祭於孫止

孔氏曰此一經論禮有不合世祭之事祭慈母即所

謂承庶母祖庶母後者也妾母謂庶子自為其母也

既非其正故唯子祭之而孫則否鄭引春秋傳見穀

梁隱五年明不得世祭也

金華應氏曰慈母一時之恩易世可以無祭若妾母

為所生則子孫皆其所自出而不世祭之可乎以上

文為庶母為祖庶母之後觀之或者妾母若此之類

然此更當隨宜精審未易以一概言也

丈夫冠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為殤後者以其服

服之

鄭氏曰冠笄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未許嫁與丈夫同也言為殤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為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

孔氏曰此一經論宗子殤死族人不得以父道為後之事為殤後者謂大宗子在殤中而死族人為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為子也以其父無殤義故也既不後殤而宗不可絶今來為後殤者之人不以殤者

之為父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殤也既不與殤為子則不應云為後今言為後故鄭謂據巳承其處為言也云以本親之服服者當在未後之前不復追服不責人以非時之恩故推此時本親兄弟亡在未後之前者亦宜終其本服之日月唯為後及所後如有毋亡而猶在三年之内則宜接其餘服不可以吉居凶若出三年則不追服矣

山陰陸氏曰不言男子女子言丈夫婦人則以冠宜

有丈夫之道笄宜有婦德故也自童汪踦覲之冠而無丈夫之道笄而無婦人之德雖以為殤可也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鄭氏曰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不葬者喪不變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久而不葬不變服之事久而不葬謂有事礙則三年服皆不得祥除今云惟主喪者廣

說子為父妻為夫臣為君孫為祖得為喪主悉不除也其餘謂朞以下至緦也主人既未葬諸親不得變葛仍猶服麻各自服限竟而除不待主人葬除也然此皆藏之雖緦亦藏至葬則反服其服是也廬陵胡氏曰其下子孫皆不除也以主喪為正爾餘親者以麻終其月數除矣庾氏曰案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此以尊主卑無緣以卑之未葬而使尊者長服衰絰也是知主喪不除惟於承重之身孫為

祖子為父臣為君妻為夫此之不除也

劉氏曰注謂旁親不指言衆子當除也父謂衆子為庶子庶子不謂父為庶父也父得畢其庶子而降之庶子不得降其父也然子之於親體同服等非旁親之謂也喪服大功章女子之嫁者降伯叔父母及昆姊妹注謂此旁親而經無降父之文明衆子及女雖不承適猶非旁親也然則未葬而除自謂旁親得以麻終者耳晉劉世明見通典

山陰陸氏曰言以麻終月數則朞不在此列據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兄弟朞也反服其服邪非不除亦非除喪則已除喪則已於葬不反服也

箭笄終喪三年

鄭氏曰亦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

孔氏曰此一經論婦人以箭笄終喪之事前云惡笄終喪女子爲母也此云箭笄女在室爲父也

嚴陵方氏曰在室者服父以箭笄則出嫁者服篠笄矣篠正作篠前言惡笄以為母言之故知其為榛爾然以封王之美言之則箭篠通謂之惡亦可也服母則一以榛服父則有箭篠之辨者盖父懐敬而不可無節母懐愛而不可不同故也杖有竹有桐亦以是而已

山陰陸氏曰箭笄重矣據齊衰惡笄以終喪箭笄猶苴杖惡笄猶削杖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鄭氏曰雖尊卑異於恩有可同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尊卑屨同之事大功以上同名重服與齊衰三月可同繩屨謂以麻繩為屨齊衰為尊大功為卑三月為恩輕九月恩稍重所以衰服殊而為恩情處為淺深所以同其屨也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後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賔大祥吉服而筮

尸

鄭氏曰臨事去杖敬也濯謂溉祭器也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閒傳曰大祥素縞麻衣

孔氏曰此一經論練祥筮日筮尸視濯之時所著衣服也練為小祥也筮日謂筮小祥之日筮尸亦筮小祥之尸視濯謂視洗濯小祥之祭器喪至小祥男子除首絰唯有要絰病尚深故猶有杖屨是末服變為

繩麻將欲小祥豫著小祥之服臨此筮日筮尸視濯三事此三事悉是為祭祭欲吉故豫服也不言㫖與冠者亦同小祥矣有司謂執事者鄉者變服猶杖今有司既告三事辦具將欲臨事故孝子去杖敬生故也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賔者筮日與尸二事皆有賔來鄉當臨事時去杖令筮占事畢則孝子更執杖以送賔視濯輕而無賔故不言也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縞冠朝服亦豫服以臨筮尸不言日及濯從

小祥可知大祥則去絰杖屨故不云杖絰屨鄭引間傳者以大祥之後著素縞麻衣此云吉服則非祥後之服是朝服也故引以證之

新安朱氏曰古者喪服始死至終喪漸漸變去不似今人服滿頓除便衣華采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庶子不以杖即位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

鄭氏曰庶子為母不禫妾子父在厭也不以杖即位
下適子也位朝夕哭位也孫以杖即位祖不厭孫孫
得伸也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舅不主妾之喪子
得伸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庶子父在應杖及不應杖之節庶
子在父之室為其母不禫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宫者
也若異宫則禫之庶子不以杖即位謂適庶俱有父
母之喪也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

而去之下適子也父不主庶子喪則孫以杖即位者父主適子喪有杖適子子以祖為其父主故辟尊不敢俱以杖即位今此父不主庶子喪故庶子子則得杖即位祖雖尊貴不厭孫也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者舅主適婦則適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得為妻以杖即位也父主妻喪故主適婦所以適子不杖父既不主妾喪故不主庶婦所以庶子得杖若妻次子既非正嗣故亦同妾子之限也

山陰陸氏曰禫服之細也雖奪之可在父之室謂未娶者也即已娶雖同宮猶禫庶子無厭有降若父為長子杖其子不以杖即位是厭也非降也父雖不主庶子之喪孫猶不以杖即位作此記者見適孫有厭令祖不與因欲緣情許之故曰可也下父在庶子為妻亦蒙上蓋父不主庶子之喪則雖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其曰可也則不以杖即位亦可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諸侯弔必皮弁錫衰

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鄭氏曰君為之主弔臣恩為已也子不敢當主中庭北面哭不拜必免者尊人君為之變也未喪服未成服也既殯成服

孔氏曰此一節明諸侯弔喪衣服之節君無弔他臣之禮若來在此國遇主國之臣喪為彼君而弔故主君代其臣之子為主弔必皮弁錫衰者有二種一謂此弔異國臣若自弔已臣則素弁環絰錫衰也一云

此亦為自弔已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
弁絰耳檀弓已論主人必免者諸侯來弔主人必為
之重禮凡五服大功以上為重重服自始死至葬為
免卒哭後乃不復免也小功以下為輕輕服自始死
至殯為免殯後不復免至葬啓殯後而免以至卒哭
如始死今若人君來弔雖非服免時必為免以尊人
君故也此經必免謂大功以上故下親者皆免鄭註
云大功以上也案士喪禮君弔主人中庭拜稽顙成

踊彼為主人為主故中庭拜今鄰國君弔君為之主拜賓則主人不拜曾子問稱季桓子之喪衛君來弔魯君為主季康子拜而稽顙故譏其喪有二主

嚴陵方氏曰諸侯弔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者賓主欲其位相敵故也周官司服眡朝則皮弁服凡喪王為三公六卿錫衰弔以皮弁則取其素而已以錫衰則王服三公六卿之服而弔異國之臣亦唯其稱也錫蓋麻之滑易者

山陰陸氏曰據此凡諸侯弔皆皮弁錫衰言必者著諸侯弔無内外皆當如此然則天子弔服與諸侯異歟天子重經諸侯重衰天子弔服皮弁加環經諸侯弔服皮弁錫衰司服職曰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經服蒙上皮弁則皆皮弁素積冠弁言冠不言服服弁言服不言冠相備也相備而言冠在上言服在下亦言之法然則凡弔主人服而後弔弔而後為之服若王弔三公六卿主人成服王皮弁服

加環絰以弔及其為之服也皮弁緦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鄭氏曰不喪服求生主吉惡其凶也遂以主其喪謂養者有親也死則當為之主其為主之服如素無喪服入主人之喪入猶來也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為主其有親來為主者素有喪服而來為主與素無

服者異素無服素有服為今死者當服則皆三日成
也養尊者謂父兄卑謂子弟之屬
孔氏曰此一節論自有喪服親族有疾患者養之法
已先有喪服養此親屬有疾者則不著喪服疾者既
死無主後此養者為之主養時既去其服今疾者身
死已為之主還與素無服同也非養者謂死者之親
屬當死者病時不得來為養而死時來為主雖有前
喪之服今來為主不易已之喪服所以然者已既前

不養不經變服故今為死者不易已之喪服鄭註與素無服者異者謂若來為喪主者身本吉無喪服既來為主則為此死者服始死之服若本喪服今來為喪主仍以先喪之服主之故云異也云皆三日成者謂已身若本有服及本無服與死者有親則皆至三日成服皆為死者服其服也若本有服重而新死者輕則為一成服而反前服也若新死重則仍服死者之新服也身本吉而來為主則計今親而依限服之

也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此廣結前文養有疾者不喪服之文前不分明尊卑故此明之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鄭氏曰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

孔氏曰此一節明祔祭之法妾當祔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當祔於高祖姑故前文云亡則中一以上今又無高祖妾祖姑則當易妾之牲用女君之牲祔於

女君可也下一等者若女君少牢妾則特豚可也

嚴陵方氏曰女君適祖姑也妾祔之嫌於隆故易牲而祭以示其殺焉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

鄭氏曰婦謂凡適婦庶婦也虞卒哭祭婦非舅事也祔於祖廟尊者宜主焉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

以為主宗子尊可以攝之不免而為主親質不崇敬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喪祭為主之事虞與卒哭在寢故其夫或子則得主之祔是祔於祖廟其事既重故舅主之婦之所祔者則舅之母也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為主士卑故也宗子為士而無主後可使大夫攝主之也主人未除喪者謂在國主人之喪服未除有兄弟自他國至謂五屬之親從遠歸奔者也免

必有時若葬後唯君來弔雖非時亦免崇敬欲新其事故也若兄弟非時而奔則主人不須免也

山陰陸氏曰若應大夫喪雖無大夫士不得攝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鄭氏曰多陳之謂賓客之就器也以多為榮省陳之謂主人之明器也以節為禮

孔氏曰此一節論以明器送葬之事鄭註就器者既

夕禮註云就猶善也以其可用也贈無常惟玩好所有總而言之亦曰明器故宰夫云凡弔與其幣器註云器所致明器也多陳列之以為榮省少納之有常數故也若主人所作明器依禮有限故省陳之而盡納於壙檀弓云竹不成用瓦不成沬之屬是也

嚴陵方氏曰就器亦明器也以賔客就喪家陳之因謂之就器既夕禮曰若就器則坐奠於陳

山陰陸氏曰陳器之道如其陳之數而納之正也即

雖多陳之少納之省陳之盡納之禮亦不禁是謂之可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后之墓

鄭氏曰兄弟先之墓骨肉之親不由主人也宮故殯宮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奔兄弟之喪兄弟之喪骨肉自然相親不由主人故先往之墓若所知由主人乃致哀

戚故先哭於宫也

父不為衆子次於外

鄭氏曰於庶子略自若居寢

孔氏曰衆子庶子次謂中門外次也父不為庶子處門外為次長子則次於外為喪次也

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

鄭氏曰謂卿大夫以下也與尊者為親不敢以輕服服之言諸侯者明雖在異國猶來為三年也

孔氏曰鄭恐彼此俱諸侯爲之服斬故註云謂卿大夫以下若俱爲諸侯則各依本服經不云與君爲兄弟而言與諸侯爲兄弟故知容在異國也然旣在異國得爲舊君服斬者以曾在本國作卿大夫今來他國未仕故得服斬也

熊氏曰諸侯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皆服斬以諸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

嚴陵方氏曰凡弟朞喪爾而與之服斬衰者以其爲

君而有父道故也

山陰陸氏曰禮臣為君斬衰雖兄弟不得以其屬通如是而後君臣之分嚴故朞之喪達乎大夫喪服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此與諸侯為兄弟者也雖如此猶服斬所臣兄弟可知兄弟如此諸父可知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

鄭氏曰報猶合也下殤小功本齊衰之親其絰帶澡率治麻為之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

明親重也凡殤散帶垂
孔氏曰謂本朞親在下殤降在小功者服澡麻為經
帶而斷麻根本示輕故也今若下殤在小功者則但
首經無根而要帶猶有根示其重故也故謂帶澡麻
不絶本謂不斷本也凡殤不糾要垂皆散其帶而此
下殤則屈所散麻上至於要故云屈而反也屈向上
然後中分麻為兩股合而糾之以垂向下故云報也
鄭註澡率治麻謂戛率其麻使潔白也凡殤謂成人

大功以下之殤其殤既輕唯散麻帶垂而下不屈而上糾之異於下殤小功故也

嚴陵方氏曰凡殤之帶則散而垂今則不絕其本根而為之亦既粗矣又詘而反以報之不使之垂者明其親本重而與凡殤異也

山陰陸氏曰以本齊衰之親降在小功故視大功以報之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其妻為大夫而

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妻卒而后夫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鄭氏曰祖姑三人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所生不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無廟者不祔宗子去國乃以廟從

孔氏曰此一節明婦人祔祭之事婦祔祖姑則祔於舅之所生者也其妻為大夫而卒者謂夫為大夫時而妻死者也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者謂妻死後夫或

黜退不復為大夫而死也夫既不為大夫死若祔祭此妻但依夫今所得用之牲不得易用昔大夫時牲也妻死後夫乃得為大夫今既祔祭其妻則用大夫牲妻從夫之禮故也死當祔於祖今夫死祔於其妻故鄭知是無廟者宗子以廟從則祔於祖矣

橫渠張氏曰祔葬祔祭極至理而論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夫

豈得而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為同穴同筵几然譬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繼室別為一所可也

新安朱氏曰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

得配祭可乎程先生此説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適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又曰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妾之所天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横渠之説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為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所杌棿而不安者唯葬則令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别營兆域宜亦可矣

長樂黄氏曰案喪服小記云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祖姑有三人皆得祔於廟則其中必有再娶者則再娶之妻自可祔廟程子張子特考之不詳耳朱先生所辨正合禮經也

嚴陵方氏曰婦人以從人為事故貴賤從夫而不在已也

山陰陸氏曰夫為大夫而曰其妻為大夫婦人從夫之爵故也祔於其妻即是祔於其祖蓋妻未有不祔

於祖姑者也鄭氏謂此為始來仕無廟者誤矣

金華應氏曰經據妻之生死同夫榮辱而立文注以祔於其妻則為始仕而未有廟亦未必然且以妻言之正使新從他國而為大夫亦必有廟既不立祖廟豈敢為妻立廟乎

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鄭氏曰適子正體於上當祭祀也

金華應氏曰祭吉禮也喪凶事也凶服不可以行吉

禮子無絶母之理而為父後則有祭祀之責以宗廟為重故寧奪母慈而不敢廢祖父之祀然出婦既得罪於宗廟則其為服亦無望於前夫之家其有故而它適者必有受我而為之服矣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鄭氏曰姑在為夫杖姑不厭婦也母為長子削杖嫌服男子當杖竹也母為長子服不可以重於子為已

也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為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為成人正杖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婦人應杖之節姑在為夫杖鄭義唯謂出嫁婦人若成人婦人在家為父母雖不為主亦杖若在夫家唯為主乃杖故為夫與長子雖不為主亦杖若餘非為主則不為杖但夫是移天之重婦雖不為主而杖而云姑在者舅主適婦喪則厭適子

使不杖今有姑主子喪恐姑為主則亦厭婦故明之也案喪服杖云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鄭謂為童子婦人不能為父母杖也今由主喪者不杖則此童女一人杖若主喪者杖則此童女不杖童女未嫁而鄭稱婦人者以其有適人之端也

嚴陵方氏曰削杖桐也杖桐非所以服男子然母為長子則杖之者以其所以服我者而報之也

山陰陸氏曰婦人不杖為主而杖猶童子當室杖也

今雖不為主為夫杖為長子杖異於童子亦其情至且能病也曲禮曰士曰婦人雖曰婦人為夫為長子杖在可以勉之域也若庶人非男子盖不杖矣雖男子後世猶有以杖闕轂而踝輪者則先王不責婦人可知也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

郊而后免反哭

鄭氏曰緦小功虞卒哭棺柩已藏嫌恩輕可以不免也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不報虞謂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免自主人至緦麻也為兄弟不報虞則除之謂小功以下也遠葬墓在四郊之外

孔氏曰自此至皆免一節論著免之節緦小功之喪棺柩在時則當著免今至虞卒哭之時棺柩雖藏已

久鄭注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者明未虞之前則不免也虞前有葬葬是喪之大事棺柩既啓著免可知嫌虞與卒哭棺柩既掩不復著免故特明之也葬在遠處郊野之外不可無飾故葬訖欲反哭之時皆著冠至郊而後去冠著免反哭於廟

山陰陸氏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此言過期而葬也蓋亦報葬知然者以亦報虞知之也蓋禮如期而葬如期則虞故曰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不

及時而葬渴葬也過時而葬慢葬也故禮使後其虞以責子道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也會葬著葬已而去即欲會虞報而後知之言雖主人皆冠𬙊不冠也及虞則皆免據此報葬虞自有日但禮文殘闕其遠近之期不得而知也報虞卒哭則免據此報虞則赴卒哭即不報虞雖卒哭不赴也此言遠葬者視從葬反哭者皆冠既及郊而後免反哭反哭遠葬者也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

也親者皆免

鄭氏曰不散麻者自若絞垂為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既啓之後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異國之君免或為弔

孔氏曰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大斂以後著冠不散麻糾其垂也至將葬啓殯之後已葬之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若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為之著免不散麻帶貶於大斂之前及既啓之後也若他

國君來與已國君同主人為之著免大功以上親者皆從主人之免敬異國君也已君來弔親者亦免可知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

鄭氏曰殤無變文不縟玄冠玄端黄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於成人為釋禫之服成喪成人之喪也縞冠未純吉祭服也既祥祭乃素縞麻衣

孔氏曰此一節明除殤及成人之喪除殤之喪謂除

長殤中殤下殤之喪其除喪祭服必玄冠玄端黃裳異於成人也鄭註無變無虞卒哭及練之變服也成人喪服初除著朝服禫祭始從玄端今除殤之喪即禫服是丈不緶也大夫朝服而祭朝服者玄冠緇衣素裳是純吉之祭服也今除成喪用縞冠是未純吉山陰陸氏曰言必玄則裳亦玄可知鄭氏謂玄端黃裳蓋非是據齊之以玄也以陰幽思也齊玄而養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絰於東方奔母之喪

不括髪袒於堂上降踊襲免於東方經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

鄭氏曰凡奔喪謂道遠已殯乃來也爲母不括髪以至成服一而已貶於父也即位以下於父母同也三日五哭者始至訖夕反位哭乃出就次一哭也與明日又明日之朝夕而五哭三袒者始至袒與明日又明日之朝而三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奔喪之法括髪於堂上殯宫堂上

也不笄纚者奔喪異於初死也袒謂堂上去衣降堂阼階東而踊爲踊故袒既畢襲謂掩所袒之衣帶絰於東序東奔母之喪初時括髪至又哭以後至成服不括髪袒於堂上降踊與父同父則括髪而加絰母則不括髪而加免此是異於父也著免加絰已後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成踊其即位成踊父母同於此之時賓來弔者則拜之奔喪禮所謂反位拜賓成踊是也出殯宫之門就於廬故哭者止初死在

家之時哭踊無節今聞喪已久奔喪禮殺故三日五哭異於家也此謂已殯而來若未殯而來與在家同不得減殺也

山陰陸氏曰上言絰於東方免於東方絰首絰也今此言絰為要絰爾

適婦不為舅後者則姑為之小功

鄭氏曰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

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衆子庶婦也

孔氏曰適子之婦不爲舅後者則姑之服庶婦小功而已適婦宜大功庶婦故小功也鄭云將不傳重於適者如廢疾他故死而無子之屬是也云及將所傳重非適者爲無適子以庶子傳重及養他子爲後者也

山陰陸氏曰著爲舅後者姑爲之大功非情有厚薄以傳重也

禮記集說卷八十三

禮記集說卷八十四

宋 衛湜 撰

大傳第十六

孔氏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大傳者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此於别録屬通論

長樂陳氏曰禘者祭之大者也追王者孝之大者也名者人治之大者也人道者禮義之大者也是篇言人道者三則其所謂祭祀追王服術宗族之類莫非

人道而已豈非所謂傳之大者哉故命曰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

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鄭氏曰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

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

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黄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

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盖特尊焉孝經

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太祖諸侯受封君也大事寇戎之事也省善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

孔氏曰此一節論王及諸侯大夫士祭先祖之義禘謂郊祭天也郊天之祭唯王者得行案師說引河圖云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又云堯赤精舜黄禹白湯黑文王蒼又元命包云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蒼帝之子是王者皆感太微五帝之精而生也靈威仰

至汁光紀皆春秋緯文耀鉤文案易緯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是正歳之正月也就五帝之中特祭所感生之帝是特尊焉註引孝經證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引宗祀配上帝證文王不特配感生之帝而汎配五帝矣此文具於小記於彼釋之諸侯非王不得郊天配祖於廟及祭太祖耳大夫士有勲勞大事為君所善者則君許其祫祭至於高祖但無始祖廟雖得行祫唯至於高祖並在於壇空而

祫之故云空祫及其髙祖也然此對諸侯爲言言支庶爲大夫士者耳若適爲大夫亦有太祖故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是也

趙氏曰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所自出謂所系之帝諸侯存五廟唯太廟百世不遷及其太祖言及者遠祀之所及也不言禘者不王不禘無所疑也不言祫者四時皆祭故不言祫也有省謂有功徃見省記者也干者逆上之意言逆上及髙祖也據此體勢

相連皆說宗廟之事不得謂之祭天祭法載虞夏殷周禘禮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盖禘郊祖宗並叙永世追祀而不廢絶者也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疏遠而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鄭玄註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盖見祭法所說文

在郊上謂為郊之最大者故為此說耳祭法所論禘祖郊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者有四種耳非關祭祀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耳豈關圜丘哉若實圜丘五經之中何得無一字說出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讖緯始於漢哀平間偽書也故桓譚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仇而鄭玄通之於五經其為誣蠹甚矣

横渠張氏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以其祖

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后稷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已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復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

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盡出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壊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則以父若宣王配上帝則須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為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為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是堯舜之子苟非其子雖舜受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為養子

禪遜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圓丘器用陶匏藁秸服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萬物之祖故推以為配而祭於明堂其實與帝一也本朝以太祖配圓丘以禰配於明堂自介甫定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並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介甫議以為不當祧順以下祧之可也

何者本朝惟僖祖為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已力為之並不與祖德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原於此安得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為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但孝經之文有可疑處周公祭祀當推成王為主人則當推武王配上帝不當言文王以為配若文王配則周公自當祭祀矣純父以祭地於圓丘愈於不祭不知祭父於

稠人廣衆中堂之上則可祭母則不來享要之一是父道一是母道一在圓丘一在方澤一於冬一於夏自是資始與資生之道甚異感生帝之說不可用新安朱氏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遼絶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闊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茍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

哉　又曰室中西南隅乃主位室中西牖東戶若宣
聖廟室則先聖當東向先師南向如周人禘嚳郊稷
嚳東向稷南向今朝廷宗廟之禮情文都相悖古者
主位東向配位南向故拜即望西今既一列皆南向
到拜時亦却望西
長樂陳氏曰祀先之禮自禰而祖自祖而推之以及
始祖其禮已備矣而禘之祭又推始祖之所自出而
以其始祖配之也夫報本追遠而至於及其始祖之

所自出是其用意甚厚而非淺近之思也然此豈私意常情之所可及哉根於天性之自然者謂之仁形於人心之至愛者謂之孝真一無妄者謂之誠主一無適者謂之敬仁孝誠敬凡為祭者皆然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愈篤報本追遠之深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者莫能行也此或問禘之説夫子以不知答之謂知其説者之於天下如示諸掌盖以報本追遠之深而盡其仁孝誠敬之至積其念慮精神之極一至

於此則即此心而充之事物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所不格其於治天下之道豈不甚明而甚易哉金華應氏曰此章所論宗廟之祭隆殺遠近爾於祀天乎何與而孔氏引爲祭感生帝大司樂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注稱圜丘爲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注皆指爲祀天同歸於誤其病安在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叙四代禘郊祖宗之禮

禘文皆在郊上葢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為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為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强析而為祀天兩意遂分圜丘與郊為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為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為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支蔓何其謬耶又以祀五帝五神於

明堂而配以文武謂之祖宗夫孝經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矣況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焉又推此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止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烟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為兩等循至隋唐之際昊天與感生帝二祀常並行而不廢杜佑通典惑於大傳之註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並列而為二是又讀大傳本文不熟

而失之也明堂襲鄭氏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葢有之矣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代大儒辨正之於後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可勝歎哉

長樂劉氏曰禮不王不禘者謂大禘於廟非祭天地生民之序曰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者此周人所以郊稷而思

文之頌奏焉姜嫄帝嚳之元妃也姜嫄之廟在魯則曰閟宫焉帝嚳有廟於周必矣然則后稷之神靈岐嶷出自帝嚳文王旣受天命以王天下尊其祖后稷以配天矣又推其祖之所自出者帝嚳也廟而祀之五年而大禘則自七廟而上至於帝嚳之毁主皆用昭穆之禮合食於帝嚳之廟乃尊其受命者文王為祖以配之此之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鄭氏引緯書以為禘祭太微五精帝事非經據

聖人之意不如是也證以下文其理煥然矣諸侯降於天子禘之禮得行於其君廟五年以禘則自其始封之祖以不毀廟之主皆與其五廟之主序為昭穆以合食故曰及其太祖也若王者大禘則非止及其太祖而已也又推其太祖所自出者叙其昭穆以祭之焉大夫士又降於諸侯也然其有大事勲勞補於國政省録於其君而寵貴之以禮樂則干祫及其高祖大夫三廟而已髙祖以下合食於壇墠空地之上

故曰干祫及其高祖也由此推而上之則天子之大禘也有廟明矣

嚴陵方氏曰儀禮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出禘則及其始祖之所自出矣故禮不王不禘蓋德愈隆而孝愈廣位愈尊而祭愈遠故也此禘也或謂之閒祀或謂之追享或謂之大祭或謂之四獻祼何也以其

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閒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為特大焉故謂之大祭以其猶是生之有享焉故謂之四獻祼名雖不同至於所及為適當焉則一而已此所以通謂之禘也且禘之為言遞也月祭及其親廟而不及祧廟特祭及其祧廟而不及毁廟三年之祫及其毁廟之祖而不及祖之所出至於五年之禘然後及其祖之所自出者焉及其祖之所自出則所及可謂遞矣此其所以謂之

禘也以其祖配之則以之配食也祭畢有配食猶燕之有酬獻亦相侑之意也非特禘為然雖郊亦然孝經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也非特郊為然雖宗亦然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大禘必有配者事死如事生也郊必有配者事天如事親也宗必有配者事亡如事存也以成王之時言之文王則祖考之祖也后稷則始封之祖也帝嚳則所自出之祖也諸侯及其太祖即王制所謂二昭二穆與

太祖之廟而五是也有大事省於其君詩序所謂有功而見知是矣祫謂毀廟之主合食於祖廟也大夫止於三廟士止於二廟一廟則廟祭固不及高祖必待祫然後及之故曰干祫及其高祖祫人君所行之祭也非人臣之常禮也特人君非常之賜而已

建安真氏曰祭祀之禮遠及於始祖之自出毋乃太遠乎盖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於始祖始祖又出於厥

初得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榦自榦而枝其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有知此禮而行之乎盖凡人於世之近者如考妣如祖考妣則意其精神未散或常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

理不能行其事葢惟仁孝之深者能知此身之所自來惟誠敬之至者能知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至難知者鬼神之理茍能知此理矣則其他事物之理何難知之有茍能感格矣則推而格天地者亦此誠而已

江陵項氏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必以其祖配之者以其無名字不知其誰何也無名字者必以有名者配之猶祭天地者必以人帝配之使有依也

石林葉氏曰大事大功也省察也干上達也古者諸侯有祫而無禘大夫有時祭而無祫禘天子之事也祫諸侯之事也大夫既不得祫然有大功見察於天子則視諸侯上達而祫其毀主以類推之諸侯有功見察於天子則得視天子上達而禘其始祖亦體之所通歟

新安王氏曰記大傳者首言禮一字明所記者禮之舊典非漢儒臆説也鄭康成以來皆言不王不禘明

諸侯不得禘非也不王之王與王者之王其義不同不王之王謂終王也王者之王謂天子也國語曰荒服終王韋昭曰終謂世終劉歆曰大禘則終王顏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此不王不禘之旨也杜預云三年祭畢致新神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乃大祭於大廟以審諦昭穆謂之禘禘與祫不同祫則大祖東向毁廟及羣廟之主昭南向穆北向合食於太祖之廟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向而以祖配

食眧穆各以其次故禘為大祫次之如周人之祀后稷祖廟帝嚳祖之所自出也故祫則后稷東向禘則帝嚳東向后稷配之

諸家解見王制天子犆礿章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鄭氏曰柴祈奠告天地及先祖也先祖者行主也牧

室牧野之室也古者郊關皆有館焉遂疾也疾奔走言勸事周頌曰遂奔走在廟不以卑臨尊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文王稱王早矣於殷猶為諸侯於是著焉

孔氏曰此一節論武王伐紂率諸侯以祭祖廟追王太王王季上尊祖禰之事與前相接也牧野之戰是武王之大事也既戰而退燔柴以告天陳祭以告社奠祭於牧野之館室以告行主遂領天下諸侯執豆

遷疾奔走在廟祭先祖此時乃追王太王名亶父者又追王王季歷及文王昌等為王所以然者不以諸侯之卑號臨天子之尊也案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故甘誓云用命賞於祖此武王所載行主案周本紀云載文王木主以其成文王之業也遺人云凡國野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道路尚然明郊關亦有館舍也中庸云周公追王太王王季者謂以王禮改葬耳不改葬文王者先以王禮

葬故也此太王王季追王者王迹所由興故也若非王迹所由興不必追王故小記云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是也文王生雖稱王號稱猶未定武王追王乃定爾

横渠張氏曰文王之志固欲成太王王季之業武王周公成其志故追王之宗廟之中序昭穆辨貴賤辨賢遠賤序齒義之大者也踐文王之位行文王之禮奏文王之樂敬文王之尊愛文王之親如文王之生

存所以為達孝

長樂陳氏曰武王之出師受命文考類於上帝宜於冢土所以告其伐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所以告其成也出師而告其伐既事而告其成以明所以伐者天與神之命以其所以成者天與神之功而已率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者書所謂丁未祀于周廟是也不以卑臨尊者小記所謂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之意也　又曰大

傳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諸侯執豆籩逡奔走書武成云王來自商至於豐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大傳言武王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中庸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然則或先柴祈然後率諸侯以享廟或先率諸侯以享廟然後柴望或言追王在武王或言追王在周公何也葢既事而退柴帝祈社商郊之祭也故在享帝之前柴望大告武成豐

邑之祭也故在享廟之後文武有追王之志周公行追王之事則文王有其志而承以武王武王有其志而佐以周公也司馬遷言文王有正朔追尊太王王季妄矣書曰至于商郊牧野詩曰矢于牧野維予侯興又曰敦商之旅于牧之野周語曰武王以黄鐘之下宫有戒於牧野牧野武王克紂之地也牧室牧野之室也禮曰師行必載主示必有尊書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則設奠於牧室者尊行主也行主

遷廟之主也鄭康成以行主為先祖其說是矣周本紀稱武王載文王木主以行果載以行則文王之廟虛主矣為假主以行則文王之廟二主矣焉遷之說得非惑於文考受命之說乎禮幼不誄長賤不誄貴孤子雖貴不作父謚王后歸於京師猶稱季姜尊不加父母也子尊不加父母而武王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不以卑臨尊者以王迹所興故也書曰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詩曰實維太王實始翦商又曰

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則文王所以三分天下有其二者其始乃自太王王季也武王所以得天下其成乃自文王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又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書曰九年大統未集又曰集大命於厥躬記稱武王曰君王其終撫諸春秋書王正月公羊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觀此則宜若文王既受天命作周改元稱王矣而記謂武王周公追王之何也蓋於是時天下之獄訟者不之紂而

之文王謳歌者不謳歌紂而謳歌文王則虞芮質成之後天固已命之矣然作周而未成有所統而未集不幸九年而終至此武王周公所以正其名而追之也觀祖伊稱文王以西伯武王稱文王以文考則文王未嘗稱王可知也

嚴陵方氏曰爾雅言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書言王朝至於殷郊牧野此又言牧之野則武王之事乃在於殷邑之外而已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曰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柴者升其氣祈者求以事奠者薦以物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則各以其職來祭故也執豆籩以見四時之和氣逡奔走以見四表之歡心所謂古公也季歷也西伯也皆當時之所稱也大王也王季也文王也乃後來之所追也且祖禰為侯子孫為王則是以卑臨尊也故追王之者不敢以子孫之卑而臨祖禰之尊故曰不以卑臨尊也棫樸文王之詩而曰勉勉我王則當時固已王矣今又

追王何也蓋當時則以王道稱之而已後世則以王爵追之也

李氏曰天言及於上帝則地必及於大示矣地言及於社則天必及於日月矣上帝言祡則大示固瘞矣而於社言祈者蓋先王之用兵也以民而所重者以食故於既事而退則祈於社此武王所以能綏萬邦而屢豐年也設奠饋食之始享至於饋食則接祭故設奠於牧室書武成曰王自殷至于豐丁未祀于周

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於牧野則於地示舉社於豐則於地示舉山川者蓋社之利民所恃以為養而山川國之所恃以為險固者也先王方其既事而退以民為重故言社而不及於山川方其武成則以保國為難故言望而不及社與人之安忘危危忘安者異矣其於牧野則先言柴於上帝祈於社而後設奠於牧室於豐則先告於周廟而後柴望者蓋祀於牧野則天地以尊至於

豐則以告廟為始此祭祀之序也夫周之業固建邦啟土於后稷而實始翦商於太王王季則始受禄而奄有四方王此大邦矣文王則受命作周矣於武王則既事矣集大統而已是以其追王者止於太王王季文王記者以為不以卑臨尊則誤矣不及於后稷者固已追王於文王之時歟是禮也豈特周哉殷頌玄王桓撥玄王契也則追王之禮殷固具矣

東萊吕氏曰謂不以卑臨尊此出於後來漢儒之説

無疑而非追王之本意也儀禮喪服傳曰父至尊也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則父與天子人君其尊等耳太王與文王乃武王之祖父其尊孰大於是曷為待追王而後尊哉然則追王者何意嘗考之武成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盖三王皆肇基之主所以追王之也眉山孫氏 似 曰觀大傳此書似與武成所記略同然祈社自是往伐之時不在既事之日燔柴自是至豐

之後不在於牧之野諸侯駿奔走執豆籩自是祀周廟之禮非設奠於牧室三者之祭皆失其實惟追王三后當在入商未還之時耳不知漢儒竊見古文武成舛誤之經而為是言耶抑自記其所聞而謬妄失實有違於經也書序曰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此篇經文當有條理而孟子所見雜亂如此禮記所述謬妄如此昔人謂六籍經幾秦非虛語也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鄭氏曰治猶正也繆讀為穆聲之誤也竭盡也

孔氏曰此一節論武王伐紂之後外治親屬合族之禮敘昭穆之事上正祖禰是尊其尊下正子孫是親其親上主尊敬故云尊尊下主恩愛故云親親旁正昆弟遹遠疏也旁治昆弟之時合會族人以食之禮又次序族人以昭穆之事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

治昆弟此三事皆分别之以禮義使人義之道理竭盡於此矣

長樂陳氏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天子月祭止於武廟享嘗及於二祧禱及於壇墠此上治祖禰尊之也諸侯冢子生祭以大牢庶子皆以少牢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已食而見為長子三年庶子期為嫡孫期庶孫大功此下治子孫親之也兄弟期從兄弟大功族

兄弟小功此旁治昆弟也周禮大宗伯曰以飲食之禮親兄弟宗族記曰繫之以姓而不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則飲食者人情之合歡者也觀文王燕兄弟而棠棣之美作幽王不能宴樂同姓而頍弁之刺興則合族以食禮之大者也禮曰君與族人燕則膳宰為主人又曰族食世降一等詩曰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國語曰親戚享燕有殽烝又曰歲飫不倦時宴不淫則族食之禮合之以時等之以世掌之以膳夫其薦

也以殽烝其飲也或以夜不特如此而已序以昭穆別以禮義則尊者安於為尊卑者安於為卑然後孝慈友恭油然生於其間人道不竭於此矣蓋合族以食恩也序其昭穆別之以禮義所以節恩者也無恩則離恩而無以節之則亂先王之於宗族使不至於離且亂無他盡人道以治之而已

嚴陵方氏曰上治祖禰固所以尊尊然治之以法則尊尊不能無等經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

曰輕是也下治子孫固所以親親然治之以法則親親不能無殺經曰五世袒免殺同姓是也旁治昆弟固所以合族然治之以法則合族不能無降經曰族食世降一等是也序以昭穆謂三者皆為先後之序若小宗伯所謂辨廟祧之昭穆盖序祖禰之昭穆也魯語言昭等胄之親踈盖序子孫之昭穆也祭統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盖序昆弟之昭穆也别以義禮謂遠近之别也上曰祖曰禰下曰子曰孫旁曰昆曰

弟此之謂別之以禮尊尊有等親親有殺合族有降此之謂別之以義若是則人道豈復有餘藴哉故曰竭盡矣

馬氏曰上治祖禰所以尊之也下治子孫所以親之也至於旁治昆弟葢睦友之道而不言之者文之略也上治祖禰則上有所殺下治子孫則下有所殺旁治昆弟則旁有所殺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故合族以食使之有所同而内外之意一序以昭穆別以

禮義使之有所異而親疎之義明如此則人道為盡於此矣

慶源輔氏曰馬氏之説似善合族不止為凡弟合族以食所以序昭穆而以禮義别其尊卑親疏也

東莱吕氏曰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此三句正是宗法大傳一篇主説宗法盖尊祖然後能敬宗故此篇之首先説禘祭到此一節便説睦族治子弟之事治是整齊不必作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

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鄭氏曰且先言未遑餘事也功功臣也存察也存愛察存仁愛者物猶事也紕繆猶錯也五事得則民足一事失則民不得其死明政之難人道謂此五事

孔氏曰此一節廣明聖人受命以臨天下有不可變

革之事聖人即位所且欲先行者五事治親即前三事三事若正則於家國皆正故急在前報功謂報其有功勞者使為諸侯之屬是也舉賢謂舉用巖穴有賢德之士使能謂有道藝亦祿之使各當其職存愛謂存察民下有仁愛之心者亦賞異之上五事一皆得行於天下民無有不足無有不賙贍者贍是優足之餘莫得其死言無得以壽終也

嚴陵方氏曰所先者五言未暇致其詳也民不與焉

非不以民為事苟能行此五者民亦從而治矣故後言民無不足無不贍者夫正之以善之謂治予其所施之謂報升之於位之謂舉任之以職之謂使念之而不忘之謂存而愛則人之所不可忘者也君子仁民而愛物則存愛者主物言之也聖人治天下必自人道始蓋以治親為先故也始言聽天下終言治天下者蓋事之來也聽其可否而後治之使正焉故言之序如此

馬氏曰夫治外者必自內始故先言之以治親賢者去就在彼而我所不可得而制則舉之能者去就在我而我之所可得而制則使之而已治親報功舉賢使能可謂有良法矣然而無仁心仁聞則徒法不能以自行故卒之以存愛

山陰陸氏曰鄭氏謂察存仁愛者蓋𠎝美於龐其持心不同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以此後世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刻薄之徒進而仁愛者

不見察民始莫得其死矣無不足力也無不贍財也

後變聽言治聽而後治之也聽之以德治之以道

李氏曰夫古帝王之平章百姓必始於睦族治天下

必自乎齊家故一曰治親成大功而以民爲主者聖

人之所賚也故二曰報功賢者服休者也故三曰舉

賢能者服采者也故四曰使能愛者曰予好德者也

曰予好德則錫之福故五曰存愛夫治親則天下不

遺其親報功則天下不遺其力尊賢則樂於德使能

則勸於藝存愛則篤於仁治親仁也報功義也尊賢使能知也存愛仁也仁者人道之終始也故曰必自人道始矣武成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建官惟賢所謂舉賢也位事惟能所謂使能也重民五教則自治親始也崇德所謂存愛也報功則與此同也大傳尊賢序於治親之後武成建官言於五教之前者蓋始乎治親者治天下之常也待仁人有過於周親

者時隆殺之義也紕繆者被飾綿密之意有所被飾而不能周曰紕物有被飾而過實曰繆

長樂陳氏曰湯有天下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武王有天下崇德而後報功周官八統進賢使能然後保庸先王於有功者非不報也特在進賢使能之後耳後世不然故晉文反國先賞從亡衛獻及郊先賜從者漢高就業先封諸將類皆急勲勞而緩賢能以報功繼治親以舉賢使能後存愛豈漢儒之說歟

慶源輔氏曰旣已舉賢使能則存愛不可如鄭說仁而不謂之賢可乎五者無非為民而曰民不與焉何哉言未及於民事如勞來勸率賙給之類也親親存愛仁也舉賢使能義也聖人之治天下仁義而已矣始曰親親終曰存愛則又以仁為本也仁體也義用也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鄭氏曰權稱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文章禮法也服色車馬也徽號旌旗之名也器械禮樂之器及甲兵也衣服吉凶之制也徽或作褘

孔氏曰此廣明損益之事權度量新制天下必宜造此物也考校也禮法謂夏殷周損益之禮正謂年始朔謂月初王者得政改故用新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雞鳴夏平旦是易朔也車馬謂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各隨所尚之正色也殊別也徽號

謂周大赤殷大白夏大麾各有別也周禮九旗是也
器謂楬豆房俎禮樂之器械謂戎路革路兵甲之屬
別衣服者周吉服九章虞以十二章殷凶不厭賤周
貴則降卑此諸事可變革與民為新者也
長樂陳氏曰權度量者法制之所自出故先立之衣
服者法制之所自成故後別之論語言為政之術則
先之以謹權量而王制巡守之所覲則終之以衣服
皆此意也衣服言其制服色言其色而徽號者帝王

之所稱非所謂旌旗者也　又曰宜革而因物失其均宜因而革物失其則故得於天者可因而不可革則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是也成於人者可革而不可因則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是也立權度量所以示民信改正朔所以授民時考文章別衣服所以示民禮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所以便民用盖聖人立法因民而已民之所安聖人不強去民之所厭聖人不強存通其變

使民不倦天下其有敝法哉周官司常辨九旗之物象其事象其名號大司馬仲夏教茇舍辨號名之用詩曰織文鳥章左傳曰揚徽者公徒也鄭氏曰徽旌旗之名蓋用兵之法以旌旗待晝事以名號待夜事則徽號者徽織之號也許慎曰有盛曰械無曰器然器足以兼械械不足以兼器則械者戒備之具而已必曰有盛曰器非也

嚴陵方氏曰銖兩斤鈞石謂之五權首言權則以規

矩準繩衡皆始於此故也權之輕重度之長短量之多少及其久也則不能無差故立以定之文章蓋言禮樂法度久則不能無壞故考以成之正朔者天之所為則改之而已服色者人之所為故可易焉徽號者天子之美稱也以道則稱皇以德則稱帝以業則稱王此之謂殊徽號若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此之謂異器械虞夏殷周之養老

或以深衣或以燕衣或以縞衣或以玄衣此之謂別衣服此七者治之法也法有變要在通之而不倦故曰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慶源輔氏曰殊徽號陳氏方氏說為優器械則兼夫旌幟矣然厠於器械服色衣服之間則又似古說及陳氏後說是當考所得與民變革者則知聖人之治有所更易無非所以奉天命而順民心固非私意所能也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鄭氏曰四者人道之常

嚴陵方氏曰或以三或以五或以九其數雖不同所以為親親之義則一也有祖有父有曾有高其名雖不同所以為尊尊之義則一也四世而緦五世袒免䟽戚雖不同所以為長長之義則一也父則隆於母夫則隆於婦兄弟則隆於姊妹其位雖不同所以別

男女之義則一也此四者治之道也道有常要在久之而不易故曰不可得與民變革也既曰變又曰革何也天下之理因之則有常革之則有變因革則存乎人變常則存乎事人與事常相須而已

馬氏曰自立權度量至於別衣服者禮之文也文則應時而造自親親至於男女有別者禮之本也本則理有不可易

慶源輔氏曰親親仁也尊尊長長義也男女有別禮

也知者知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其不可得而變革者經也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别

鄭氏曰合合之宗子之家序昭穆也異姓謂來嫁者也主於母與婦之名耳際會昏禮交際之會也著明也母婦之名不明則人倫亂也亂者若衛宣公楚平王為子取而自納焉

孔氏曰自此至可無慎乎一節論同姓從宗異姓主

名男女有別之事同姓父族也從宗謂從大小宗也
合聚族人親疏使昭為一行穆為一行同時食故曰
合族屬也異姓謂他姓之女來為己姓之妻夫為父
行則主母名夫若子行則主婦名治正也際會所以
主此母婦之名正昏姻交際會合之事若母婦之名
著則男女尊卑異等各有分別不相淫亂鄭註衛宣
公生急子娶於齊而美公取之見桓十六年左傳楚
平王為太子建取秦女自納之見昭十九年左傳凡

姓族異者所以别異人也天子賜姓賜氏諸侯但賜氏故隠八年左傳云天子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以此言之天子因諸侯先祖所生賜之曰姓杜預云若舜生嬀汭賜姓曰嬀封舜之後於陳以所封之土命為氏舜後姓嬀而氏曰陳故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大皡之所賜也黄帝姓姫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

稷姓曰姬著在書傳是天子賜姓也諸侯賜卿大夫以氏若同姓公族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其親已遠不得上連於公故以王父字為氏若適夫人之子則以五十字伯仲為氏若魯之仲孫季孫是也若庶子妾子則以二十字為氏則展氏臧氏是也若異姓則以父祖官及所食之邑為氏以官為氏則司馬司城是也以邑為氏若韓趙魏是也凡賜氏族者為卿乃賜有大功德者生賜以族若叔孫

得臣是也雖公子之身若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字賜以為族若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若無駭是也若子孫不為卿其君不賜族子孫自以王父字為族也氏族對文為別散則通故左傳問族於衆仲下曰以字為展氏是也其姓與氏散亦得通故春秋有姜氏子氏姜子皆姓而云氏是也

長樂劉氏曰宗者一族人倫之主也天子諸侯尊崇雖其子之親非嗣厥位則莫可得而禰之也是以同

姓之親必崇其宗崇其宗則五服各有倫類所以辨親疏定長幼明尊卑繫昭穆也正其一身而人倫之道備焉者宗以正之使然也故先王之禮同姓人之昏嫁祭祀燕饗食飲必稟於大宗仕進出入饋遺往來亦如之合族屬者屬猶繫也父之黨則繫於昭子之黨則繫於穆昭穆分則序之以長幼合族人而食所以正人倫而禮義行於宗黨矣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者謂娶異姓之女以為己親彼雖

無服可以娶矣而其名在昭行則不可娶之以爲婦名在穆行則不可娶之以爲母此謂治其際會也故名著則男女之尊卑自分而匹偶不失其序焉

嚴陵方氏曰從宗者從大宗小宗也主名者主母婦名也從宗所以合親疏之族屬主名所以治昏姻之際會於衆而聚於一者謂之族若所謂宗以族得民敬宗故收族是也以小而繫於大者謂之屬若所謂夫屬乎父道夫屬乎子道是也上下之交謂之際彼

此之合謂之會若王姬下嫁於諸侯者際也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會也言同姓從宗則異姓非不然也以同姓為宗之所主而族屬之所繫焉不然則離故也經曰婦人從夫其謂是歟異姓主名則同姓非不然也以異姓則名之所難辨而際會之所因焉不然則亂故也經曰合二姓之好其謂是歟名著而男女有別者尊者為父親者為母而父母之名著矣外則為夫内則為婦而夫婦之名著矣此男女之所以有別

也至於父之與夫而名著乎外則男又有别矣母之與婦而名著乎内則女又有别矣

馬氏曰同姓者自内出而有所殺嫌於無所厚故使之從宗合族屬所以親之以仁恩也異姓者自外入而有所厚嫌於無所分故使之主名治際會所以别之以禮義也

慶源輔氏曰同姓從宗所以合族屬也異姓主名所以治際會也際會謂男女際會之時名著則男女雖

際會而有別矣此所謂主名也

東萊呂氏曰名著而男女有別大抵婦人尊卑本無定位隨其夫之尊卑爾故所主者在名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

鄭氏曰母焉則尊之婦焉則卑之尊之卑之明非己倫以厚別也

孔氏曰此言他姓婦人來嫁己族本無昭穆於己親

唯繫夫尊卑而定母婦之號也道猶行列也若其夫隨屬於巳之父行者其妻皆巳之母行也其夫隨屬於巳之子行者其妻皆巳之婦行也故婦人來嫁巳伯叔之列即謂之為母也來嫁於巳之子行即謂之為婦也男女若無尊卑倫類相聚則淫亂易生

長樂陳氏曰母婦無昭穆而昭穆繫於父子之别嫂婦無長幼而長幼繫於兄弟之倫故婦於世叔父母則大功世叔於婦亦大功以其相遠而親之也凡公

與叔於嫂婦無服嫂婦於兄公與叔亦無服以其相遡而遠之也

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

鄭氏曰謂之婦與嫂者以其在已之列以名遠之耳復謂嫂為母則令昭穆不明亦可謂之母乎言不可也昆弟之妻夫之昆弟不相為服不成其親也男女無親則遠於相見人治所以正人也

孔氏曰此論兄弟之妻在己之倫列恐相褻凟故弟妻假以同子婦之名兄妻假以嫂老之名殊遠之也既以子妻之名名弟妻為婦若又以諸父之妻名名兄妻為母則上下全亂昭穆不明故鄭註喪服亦云弟之妻為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稱是弟妻可借婦名兄妻不可借母名也男女尊卑隅絶相服成親義無混雜兄弟之妻已之倫列若成親為服則數相聚見姦亂易生故無服以疏遠之全同路

人恩親不接也名謂母婦之名得之則昭穆明失之則上下亂是人治之大須慎之也

嚴陵方氏曰兄之與弟長幼而已非尊卑也而謂弟之妻為婦者蓋推而遠之別嫌耳以弟之妻為婦則可謂兄之妻為母則不可矣然止謂之嫂者蓋男陽也陽宜伸女陰也陰宜屈以女宜屈故弟之妻可謂之婦而從卑以男宜伸故不可謂兄之妻為母而從尊也是以叔不服兄之妻而婦服夫之兄屈伸之理

蓋可見也然而嫂雖少當敬忌如叟故於文從之是乃所以别嫌歟名雖非尊而實則敬之蓋先王之微意也人道所以相治而不亂者以是而已不曰治人而曰人治者非其所以治人而人所以治故也

山陰陸氏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是也若子路者猶以為迂故曰可不慎乎

金華應氏曰人固有幼而無依年之長幼或甚遼絶凡當撫幼弟如父故康誥以凡不念鞠子哀為大不

友嫂當撫幼叔如子故唐賢有鞠於嫂以有成以母服報之恩禮可以有加而名卒不可變者天倫自然之序非人所能移也此其所以莫急於正名也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

鄭氏曰四世共髙祖五世髙祖昆弟六世以外親盡無屬名

孔氏曰自此至周道然也論殷周統叙宗族之異四

世謂上至高祖下至巳兄弟同承高祖之後為族兄弟相報緦麻是服盡於此也為親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緦麻共承高祖為四世而緦麻盡也五世謂共承高祖之父者服袒免而無正服減殺同姓也六世則謂共承高祖之祖者不服袒免同姓而已故云親屬竭

嚴陵方氏曰四世者三從之親也以其踈而不足於哀也致其思而已故服謂之緦焉五世者三從之外

也以其尤䟽但不襲不冠以變其吉爾故謂之袒免

馬六世雖不變吉可也

馬氏曰服有五者蓋其親有隆殺則服有精粗故四世而緦者服之精乃其服之窮也至於五世則宜其無服而先王不忍遂絶之也故為之袒免之禮所以殺同姓也免者如冠廣一寸加之於首所以示其吉袒者袒其體所以示其凶吉凶相半此其所以為殺同姓也

禮記集說卷八十四